

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伟大实践呼唤与之匹配的时代史诗

□李少君

7月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立即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热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黄坤明部长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高举旗帜、自信昂扬的政治宣言书,矢志复兴、接续奋斗的时代动员令”,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文学界、诗歌界的动员令,动员文学界、诗歌界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中去。

7月1日上午,我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很受震撼,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也引发很多思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就是要在具体的诗歌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史诗”这个词。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有过指示:“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确实,从上海石库门开始,由红船启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建立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开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走过的辉煌历程、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辉煌成就,是举世罕见的英雄之举,这壮丽史诗般的伟大历史实践,呼唤着与之匹配的时代史诗。

中国共产党百年所走过的路,就是史诗般的伟大实践,为这史诗般的伟大实践书写和讴歌,是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所应该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重任,也是我们诗歌工作者的主要职责。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成就是史诗,即将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也必然是壮丽史诗。如何书写这史诗般的伟大实践,写出属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史诗,我们做过一些探索。2019年,由中宣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诗刊》社、中国诗歌网承担了诗歌创作任务,发动组织50多位优秀诗人参与,圆满完成任务,晚会在中央台一套直播后,全国30多家卫视都在黄金时间播出,反响强烈。这也是中央台第一次完全用主题创作诗歌的形式举办的大型朗诵会。

通过具体诗歌创作的实践,我们逐渐找到了一条组织重大主题创作的路子,一种融合个人独特经验和时代普遍情绪、融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中华美学元素和当代形象意象的政治抒情诗创作的路子。今年是建党百年,《诗刊》和《中华辞赋》第七期推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号”。《诗刊》发表了25首长诗,主题涉及脱贫攻坚、绿水青山与生态文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航天工程、新工业诗歌、高铁快递行业发展等。其中的一些诗歌经《诗刊》社微信号推荐后,迅速被全国多地庆祝建党百年朗诵会和电视节目选用。《中华辞赋》发表了100多位诗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诗作,这些作品以诗歌的形式提神振气、凝神聚力,增强了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

今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朗诵会”上,所选用的诗歌,除了经典作品,新作都是《诗刊》组织创作和发表的。《诗刊》社组织推动的云南诗人王单单创作的《花鹿坪手记》和福建诗人谢宜兴创作的《宁德诗篇》两部诗集,均列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诗刊》社、《中华辞赋》和中国诗歌网随后将组织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诗歌主题创作,目前已确定了新工业诗歌、新军旅诗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国重器等重点选题,还将组织关于长征、长城、黄河、大运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创作和诗剧创作。我们将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真正推出具有史诗品质的诗歌作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推动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时代诗,新的征程上,《诗刊》社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团结全国广大诗人,共同努力,以诗歌的创造激情和创新精神加入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之中,开创新时代诗歌新局面,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诗歌应有的贡献。

不论是从社会史、政治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21年都是极具“节点”意义的一年。站在历史节点上对上半年主要文学理论刊物所刊发的研究文章进行回顾,会发现它们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宏观全面的“史学化”风貌,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研究路径的选取上,表现出一定的丰富性、深入性和创见性,具体来说,就是崭新的理论建构、广阔的研究视域和多维的关注视角。

新问题、新思路:崭新的理论建构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始,中国文学已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百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不同,所表达和传递的主旨思想也不同,普通读者以及专业评论家对于文艺作品的阅读和论断,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和观念的重大影响,时代语境和社会思潮在不断发生变化,有关历史的叙述和评价也在不断调整和更新,如何在错综复杂思想和话语流变中找到可供借鉴的有效经验和路径,是评论家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站在百年的历史跨越前,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对以往的文学历论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特别是对文艺理论的回顾、研究和建构,成为学界一项重要的工作。《文学评论》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种种复杂流变,并结合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历史情况,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指导作用,着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特别关注。其中,陈思和的《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一文,将中国文学的百年历史与新中国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文学史结合起来加以论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内的世界性思潮对我党文艺政策产生了何种影响,党的文艺政策在百年来不同社会时期和历史阶段中发生了何种变化,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何种作用。这种对主义、理论、政策的宏观历史性回顾,有效厘清了“中国文艺理论与政策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谱系,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反思和书写,也是评论家着重关注的一项议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刊发“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专栏,收录程光炜、丁帆、孟繁华、张福贵、王尧、吴俊、罗岗、王学谦、张均、王秀涛、黄平、李建立、张涛、姜桂香等人的文章,就当代文学的新变与分期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讨论问题包括当代性的外延和内涵、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和具体的分期及命名、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等。这些讨论反映出当下学界对于当代文学“史”之合法性的某种焦虑:以目前的分期而言,当代文学的持续时间(七十年)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两倍还多,假如不对当代文学史的上下限做出调整,那么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论述将面临更多的质疑。至于如何调整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和上下限,研究者们各抒己见,有人认为文学史应该作为政治史、社会史、时代史的注脚而存在,故在研究断代时以社会事件作为主要节点,也有人主张采用更为纯粹的物理时间来进行分期,重视编年体式的小历史的书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的《作为“当代事件”的文学史书写》一文,以及《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所开设的“书写‘中国气派’评论专辑”。前者围绕洪子诚的《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红色文学史”的编写》一文,整

多向度、多路径的文学研究

——2021年上半年文学理论刊物述评

□罗建森

合了洪子诚、贺桂梅、姚丹、王秀涛的四篇评述,通过1958年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这一具体历史事件,来切入考量文学史写作,进而“在一种历史化的视野中厘清当代中国和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借此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走了有多远以及可以重新出发的方向”(贺桂梅《文学史写作的三个问题》)。后者收录陈福民、毛尖、萨支山、姜涛、李静等人关于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的评论文章,讨论其作为一部当代文学前30年的“断代史”,作者研究的关注点、创新性和可行性何在。

总体而言,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实践,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问题都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不论是其断代和分期,还是应该采用的研究视角和叙事态度,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商榷。可以预见,对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讨论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有可能愈发紧迫和热烈。

过去、当下与未来:广阔的研究视域

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研究探讨,具体到实践上,就是对文学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解读。回顾半年来的理论文章,可以看到研究者们侧重于将作家作品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域中进行考察,探讨与历史事件、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评论界对文学经典作品序列的建构倾向愈发明显,具体体现为对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特别是红色经典的再评价、再解读以及对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创作情况一以贯之的密切关注。

对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进行解读的理论文章,主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鲁迅研究”“周立波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研究”、《文学评论》的“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暨《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的“21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现代中文学刊》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等专栏,以及关于老舍、胡风、李劫人、丁玲、赵树理、汪曾祺、萧也牧、王汶石、高晓声等人的研究文章,研究者从作品文本的生产、接受和传播以及作者本人的生活观、文艺观、价值观等角度切入,探究中国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或“现代性”所在,以文本为原点进行历史延展,以期能够追溯和接续文学传统。

对红色经典进行再解读的文章主要有邵部的《短二十世纪的延长线上——(金光大道)出版考论》(《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李雪的小说、电影与文艺批评——对《闪闪的红星》的三重考察》(《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许子东的《重读〈红谱〉》(《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重读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重读〈创业史〉》(《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王春林、梁贝的《阶级话语视阈中的人性化战争书写——关于冯德英长篇小说〈苦菜花〉》(《当代文坛》2021年第3期),以及《小说评论》的“《创业史》研究”专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庆祝建党100周

年红色经典作品研究”专栏等。评论家们有肯定也有反思,以当下的历史和审美眼光回顾这些作品,对其人物形象、语言特色、美学风格、思想主题进行再考察、再评述,站在历史之外,又深入具体的语境之中,来阐释过去的特殊审美倾向并加以扬弃。

研究者对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情况的关注,其中既有推动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经典化的努力,也不乏对新发表和出版作品的及时评点。《当代作家评论》的“中国当代文学再评价”和“‘新生代’写作三十年”、《小说评论》的“70后作家研究”、《当代文坛》的“发现经典”、《中国文学批评》的“作家聚焦”、《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名家三棱镜”等栏目,以及散见于各刊物的研究文章,对铁凝、王蒙、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陈忠实、苏童、格非、韩少功、迟子建、邱华栋、陈彦、毕飞宇、李洱、徐则臣等人的代表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分析,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试图将其纳入或者进一步巩固其在当代文学谱系中的地位。《一把刀,千个字》《文城》《晚熟的人》《暂别》《笑的风》《四象》《北京传》《人,或所有的士兵》《烟火漫卷》《民谣》《北障》《有生》《等待呼吸》《荒漠里有一条鱼》等新作也受到了评论家的充分关注,多家刊物开设相关评论专辑,探究其精神主旨与美学特征。

当然,文学评论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既不是单纯埋头在故纸堆中追述历史,也不是只囿于纯文学的一方天地。文学批评需要重视历史、关注当下,也需要拓宽视野、展望未来。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交流媒介多种多样、读者价值观愈发多元化的今天,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热度持续攀升,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增多。《小说评论》推出“科幻小说研究专辑”,关注科幻文学创作的前瞻性、科学性、人文性及伦理问题;《南方文坛》的“批评论坛·网络文学”专栏、《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媒介文学·网络文学叙事研究”专栏,以及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聚焦网络文学的起源、发展和传播问题,探究其叙事空间、题材、结构、语言及其所产生的文化效应,拓宽了当下文学评论的视野和思路。

文体、地域、性别、民族:多维的关注视角

纵观重要文学理论刊物上的文章,会发现小说是受关注最多的文学体裁,但有关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的论述并未缺席,它们同样出现在研究者的观察视野之中。有关诗歌的文章,主要见于《当代作家评论》的“当代诗歌论坛”、《当代文坛》的“诗坛新观察”、《文艺争鸣》的“诗论”等专栏,旨在探讨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形式、语言及精神性问题。有关散文的文章主要有南帆的《散文·文体·视角与重组世界的内在逻辑》(《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和吴周文的《学者散文与“中国问题”言说的先锋姿态——以丁帆、王尧为讨论中心》(《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散文化:美文作为“后母体”原型的文学话语》(《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等,意在重申散

践行新时代的美育使命

□潘鲁生

新创造的活力。具体在学校教育中,要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创作实践,潜移默化地感受和认识中国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等中国精神,并凝聚成中国力量;要通过各学科知识的学习,全面深化对文化的理解、对审美的感知、对艺术的表现和对创意的实践;要通过学习和探索,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社会与实践深处的品德美、人格美、境界美,使美育成为人为之人的教育。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地,学校美育是对学校教育的深化与提升,通过培育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我们要从人民的幸福生活出发,发展新时代美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育的重地在学校、在教学、在课堂,同时也在社会、在生活、在日常,我们要从人民的幸福生活出发,发展新时代美育。就此,要开展社会美育,发展日常美育,从现实的生产生活出发,提高全民族的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

古往今来,劳者自歌,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母亲的手艺、乡土的生活,都承载着乡愁记忆,凝聚着亲情乡情,包含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境界。从生活出发发展美育,要传承和发展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从中汲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体会工匠精神的境界,理解团圆吉祥的愿景,传承勤劳刻苦、自强不息的力量,不断深化和提升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认同感,不断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我们要以真善美统一为精神追求,发展新时代美育。中华美育传统是真善美统一



文作为独立文体的趣味性、抒情性、隐喻性、人文性。《现代中文学刊》开设“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专栏,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切口,观照现代戏剧的艺术特色和社会特性。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也在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内,如丁程辉的《试论报告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期)回顾了报告文学的发生史和在国内的传播接受史,洪治纲的《非虚构:如何张扬“真实”》(《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讨论了非虚构文学的叙事策略与真实性问题。

此外,对于不同地域、性别和民族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及现象,评论家们在过去半年中也给予了充分关注,整体呈现出更多维、更立体的文学研究景观。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也是地理学,通过对不同地域文学创作情形的研究,可以窥见中国文学丰富的地域性和文化性。《南方文坛》开设“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专栏,刊发东西、林白、杨庆祥、林森、朱山坡、曾攀等人的文章,聚焦包括江南、岭南乃至东南亚在内的“新南方”地带的文学创作,试图找到独属于南方的文化特质,建构属于南方的叙事语言、风格和主体意识。《小说评论》开设“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文学地理”“陕西文学研究”等专栏,关注东北、江南、西北等文化地域中的“老传统”和新现象。《当代文坛》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栏目则将目光投向云南、湖北、青海、四川、内蒙古和京津冀、江南等地,以具体史实史料作为切入,探究地域文学的文化根基和发展脉络。此外,还有李勇的《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论海峡两岸文学史上的一次转向》(《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汤哲声的《中国台、港、澳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语境和价值评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钱虹的《世界华文文学中二战题材的新开拓——评周励的新著〈亲吻世界〉兼论其他》(《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徐英春的《渴望融入者的焦灼——台湾杂志〈现代文学〉海外华人小说跨文化冲突研究》(《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等关注港澳台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文章,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

评论家们对女性研究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当代作家评论》的“《她们》评论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女性写作研究专辑”、以及贺江的《21世纪深圳文学“女性话语”的建构——以吴君、盛可以、蔡东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黄晓娟、罗莹钰的《漂泊中探寻女性生命成长路径——论新世纪以来广西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黄文凯的《关于她的痛苦——论中国当代文学“慰安妇”题材小说》(《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崔庆蕾的《“革命女性”的内面及其叙事的难度与限度——评刘庆邦〈女工绘〉》(《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等文章中,或是对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讨论,或是关注女性作家的写作本身,探究不同时期女性形象的表现和塑造问题,强调当下女性写作的自觉性、自由性、现实性和丰饶性。

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研究文章有向贵云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195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刘大先、刘成、朱旭的《“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李晓峰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期)等,追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对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期望。

综,上,2021年上半年的理论刊物文章充分展现了研究者们富有自觉性、建构性的学术追求和敏锐、宏观、现代的学术眼光,以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对历史经验做出了有效总结和继承,对解决新时代语境下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尝试。研究者们以史为鉴,深切观照当下和未来,为建构新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